

吳稚暉反共文匯

吳稚暉反共文匯

符旦書社印行

目次

呈國民黨監察委員會文·····	一
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·····	一三
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·····	三一
讀了汪先生分共以後的贅言·····	九一
弱者之結語·····	一三九
相當時期的話·····	一五五
兩個舊電報·····	一六五
讀了汪先生的兩件大事·····	一七九
吳稚暉來書·····	二〇九

呈國民黨監察委員會文

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公鑒：總理於前年改組國民黨，容納

共產黨分子，當時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李大釗，亦曾聲明，此等黨員止以各個人之資格，服從國民黨主義，並非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合作。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準備，遂喧騰其聯共之口號，誣罔總理，挾制輿論，以圖大逞。按

總理容納共產分子，有兩層用意：一、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，共產黨

若無背叛中國與國民黨行為，僅研究學說者，可與研究任何並無背叛行為之學說，一同聽其研究；二、因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，尤其是階級爭

門之共產主義。故自創三民主義，以適合中國。且允許共產黨分子之有覺悟者，服從國民黨主義，使之隱銷其逆謀。不料自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以後，共產黨積漸謀逆。迨總理逝世，尤逐步日肆陰謀；本黨乃忍痛疊予以最大之庇護，且瘖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，終望得遂。總理銷其逆謀之願，而不終研究，適予以得步進步之披猖，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，借赤化爲口實，淆亂世界之衆聽。北伐軍興以來之所到之地，皆有黨軍可愛，黨人可殺之怨聲。去年國慶後，本委員接得漢口寄來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，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區執行委員會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，請本委員以監察委員資格，有所注意，或加以彈劾，以止叛亂。本委員因諸如此類之叛逆印物，近年以來，時有發見，非密加訪察，得其真相，不欲輕爲口

舌之爭。蓋彼輩兇狡無賴，若不到徹底解決之時期，彼輩必騰爲老朽昏庸，思想落後，反動分子，反革命派等之標語，極其恫恍迷離，一犬吠影，函電紛綸，言罵交聞，使成獸鬥泥中之形，以丐其虎據要津之助（如俄人鮑羅庭之類）。

一擊不中，更張其燄。近半年中，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，隨鈕委員永建之後，同在上海注意時局。乃爲若輩包圍，離奇逆迹，隨在呈露。鈕委員焦頭爛額，痛苦逾常，窮於應付，迫而謝病。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八時，偕同鈕委員及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楊委員銓，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，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，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。談話甚多，其要點，本委員告陳首領：『研究共產學說，自爲共產黨之責，若實行共產，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，在廣州語言孫總理，當在二百年之

後。以我理想，二百年尙嫌不足。」陳首領笑我太迂，我言：「急切輕掛招牌，正是膺鼎。」陳說：「你更瘋顛，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偽的麼？但你以爲康有爲之復辟，與偽共和孰優？」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偽共產，意在言外。因突然根問，問陳首領：「你定中國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？」彼不遲疑而答曰：「二十年！」余作駭極之情狀，隨即將陳首領所定二十年中國可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一語，請楊委員於隔座特別注意；時羅首領似怪陳首領直率，合座默然。本委員卽亂以閒話曰：「如此國民黨生命止贍十九年了！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，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，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，應當通點商量才好。」因共強笑而罷。本委員自親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口中，得到二十年中國

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一語，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，其扼要之言曰：

『雙十節，本當慶賀，而無慶賀之價值……因為內部奸賊，仍未澈底剷除，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，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啊！』

『同志們，無產階級人們……我們最近決議案，是有辦法的，是有步驟的。祇須放大膽量，秘密進行，圖我們的新生命，自有剷除奸賊，真正成功之一日，那真值得熱烈的慶賀。』

『我們的步驟，就是：

(一) 第一步，我們老實不客氣說，我們現在勢力未充，應該利用別人想倣新軍閥的心理機會，貌合神離的幫助他。以打倒原來一般的舊軍閥。

本委員案：如此蔣中正，馮玉祥，唐生智，暨各軍界同志，都是共產黨貓腳爪。被他們拿住了，向火裏去取煨栗子。不過他們把打倒舊軍閥，便算是想做新軍閥，乃非常可怪的奇議論。因此從前共產黨反對北伐，又增了一個用意的旁證。所以近來借抑制新軍閥的外面，在漢口挾着中央黨部國民政府，行他們搗亂北伐的內面，都是他們預定的計劃。

(二)第二步，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，以黨團監督政治，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，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。倘若還要難為我們，那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，痛痛快快的來解決他，以求最後的徹底吧。

本委員案：亂麻指國民黨，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人們的血肉。這種無產階級人們，又是他們的貓腳爪。請大家注意，開首喚起語，所謂同志

們，無產階級人們，同志與非同志，多未分得清楚啊。他們定必還有秘密文件，也得云：「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，我們現在勢力未充，應該利用別人想做無產階級的心理機關；貌合神離幫助他，以打倒想做新軍閥的國民黨。」他們借乙打甲，借丙打乙，借丁打丙，抽繭剝蕉的方法，已施於國民黨者，可以完全證實。他們不認無產階級人們爲同志，足見工呀，農呀，都是他們的貓脚的爪。最後打盡了中國大部分人，止贖他們的同志，就實現清一色的共產世界。所以現在擁汪倒蔣，過些時，又必擁鮑倒汪，再過些時，又必擁列甯倒孫文。罵孫文思想不徹底，送他照相到歷史博物館。規規矩矩是二十年，痛痛快快起來，二年二個月，止看機會。但他們種種喪失信用的利用別人，他們終有給人覺悟的機會。蘇俄的陰謀，施

諸土耳其而不效，還要拿同樣失敗的方法，再來中國試驗。難道因為張邦昌吳三桂是中國的特產品，中國遠東病夫，尙夠不上土耳其近東病夫麼。總理在民族主義第一講，贊美蘇俄抑強扶弱，幫土耳其革命，但是土耳其反了蘇俄，爲什麼呢？總理不說暗示我們留意罷了。

『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澈底，製造新國慶紀念節。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；剷除內部的好賊，勞動罷工絕對自由。馬克思主義萬歲！階級鬥爭萬歲！無產階級人們萬歲！』

本委員案：無產階級人們受他這句萬歲，正同普通開會，我們國民黨，也還正在那裏受他國民黨萬歲的榮寵，這算被他利用時節的獎品。據上面共產黨敬告同志之步驟，參合共產黨首領二十年之定期，二十

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，中國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（或止是掛出招牌）似已爲難逃之巨禍！加以彼輩敬告同志，明言雙十節無價值，值得他們熱烈慶賀的，乃係蘇俄革命紀念日。又最近湖南省黨部，已有擁護鮑羅庭之口號。查有歐人李德爾致陳同志友人書，曾言鮑羅庭從前化名犯罪，屢更其國籍。鮑羅庭之名，本非彼之真名。彼在蘇俄共產黨內，爲煽動委員會之委員，故挑撥離間，手段惡劣萬狀。對人情厚貌深，乃是中俄共產黨普遍訓練而成之同一面孔。他們閑談交際，是溫溫和平；說起關係話來，是結結硬硬；做出來是惡惡辣辣；說誑話是載在他們聖經第一章。（此想當然，他們有無聖經，則吾不知。）鮑在廣州時，有廣東皇帝之號。我們鄙夷他，以爲不配。今觀其把持漢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情形，老成痛心者不敢異同，歸化希旨者甘爲傀儡。鮑羅庭

已支配國民政府下之中國，曾無疑義。則到共產黨勢力統一，在中國實現共產黨主義之時，中國全歸蘇俄支配，又無疑義。（共產黨用一個指頭遮羞，說中俄同在第三國際，不相統屬，更是變戲法的說話。其實那種帶領引見的情形，蒙古是慣做屬國的；我生蒙古，容許也說本是屬於中國，何妨又屬蘇俄。中國是止被人一再盜國，却還不曾做過屬國，這正好共產黨去新試驗。我們國民黨不願意，要進第三國際，我們將來自己用國民黨去進，不要用列甯式的共產黨做贊見去進。）於此而得兩結論，乃本委員所不能不舉發，而本會所不能不過問者！

一、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，有以黨團監督政治之言，則明明爲已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。此本黨不願亡黨，在內部即應

當制止者也。

二、現在中國國民政府，已爲俄煽動員鮑羅庭個人支配而有餘，則將來中國果爲共產黨所盜竊，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。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爲變相之屬國。揆之總理遺囑；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大相刺謬。此又應當防止不平等，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。（有人說俄國已廢除不平等條約，然此止平等之一端，如德如奧，皆已廢除不平等條約，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，止能認爲最惠國，聯合則平等未完全，顯生問題，所以德奧可認爲最惠國，尙未聯合也。）

因此，本委員認爲情事非常重大。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各員，奉俄國共產黨煽動員鮑羅庭而盤踞。最近諸多怪謬

之改變，乘北伐軍堅攻肉薄之時，而肆其咎兵抑將之議，無非有意擾亂後防。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，本有反對北伐之文，俄國共產黨鮑羅庭在廣州，亦建緩取江浙之議。即因他們老實不客氣，勢力未充，不欲國民黨羽毛驟豐，使共產黨難下催毀之手段。似此逆謀昭著，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，應予查辦，未便尙聽其行使職權，恣爲顛倒。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，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。但變故非常，一時不及等待，故本委員會不能不集會摘發，是以本委員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，十萬急迫，提呈本會，伏祈予公決。得咨交中央委員非共產黨委員，及未附逆委員臨時討論，可否出以非常之處置，護救非常之巨禍。則國民黨幸甚！中國幸甚！謹呈。

共產黨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一分，合併附呈備查。（已

存汪主席處)

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

人家問：汪精衛先生何以這一回還是跑去漢口，甘心受共產黨的包圍，甚至至於還做那雙簧裏面畫眼睛戴小帽的人物，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喊那「三大政策」「聯合戰線」在演臺拚命，在電報上賣力呢，他爲什麼呢？

我答道：沒什麼，斷斷不是有所爲而爲的，汪先生有他的真摯的人格，此其所以有汪先生的價值，故我四月五號上午十時在滬海道尹樓上對他說：我相信你終有一天來向我們相對痛哭，我所以不望你馬上加入我們一邊。

來。

各位要明白：共產黨實是一隻神通廣大的狐狸精，若不是親自窺見過他的原形，儘你說他如何兇妖可怕，終不肯相信。一被他已經迷到病骨支離，見他放眸一笑，這是立刻愛情濃郁，不顧生命的向他了。二是做闊老的，那裏會看見他們鬼鬼祟祟的把戲：他們伺候闊人，是比孝子順孫還強，說話又甜蜜，又爽快，把一頂偉大左派的帽子輕鬆鬆的套在你頭上，你終以爲什麼天大的把戲，都由我管得了的。三是一年前的共產黨，同一年來的共產黨，還是那麼一個了嗎？然而汪先生去國一年，他只道還是那麼一個共產黨，他疾病坎坷，久在歐西，三十天內經過了木司科，接晤了一羣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，半個月的俄國火車，俄國輪船，伴送了回來，又一向有深刻的總理聯俄容